

# 湖光一碧 烟屿楼

□林亚斐 文/摄

三江月  
竹篱瓦舍

责编李菁 审读邱立波  
2024年2月5日 星期一  
美编张靖宇

宁波人对于月湖是深情和爱怜的。有人说，沿着月湖便是沿着一条宁波的文脉。月湖畔依次坐落有天一阁、东楼、碧沚、辟尘居、烟屿楼等藏书楼。这些藏书楼与湖有缘，与书有缘，与月湖文化湿地有缘。若在朗月清风之夜徜徉于月湖之畔，又恰好望见橘黄月色掩映下的那座烟屿楼，揣想那位窝在藏书楼中熬夜看书的月湖书生——徐时栋，正推窗远望，吟哦出一联：“山中云在意入妙，江上风生浪作堆。”（现今天一阁内仍存有此楹联）当年柳泉先生落笔生成此联时的心境，应比今日的月色更闲逸，也更清朗吧。

**A** 书藏烟屿楼，楼在烟屿东。“凭栏远眺，湖光一碧如万顷琉璃，玲珑四映。凡志所称花屿、柳汀、碧沚诸形胜，无不争妍献媚于其前。”（徐时栋《恋湖书楼诗余》）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妙处，不仅是宦宦人家垂钩与游园之地，更是文人雅士们的精神天堂。烟屿楼初名恋湖书楼，后因主人寓居鄞城月湖西畔烟屿（今宁波市共青路79号），故改名烟屿楼，为甬上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藏书楼。

徐时栋（1814—1873）字定宇，号柳泉，清鄞县人。据说柳泉先生那一代共有兄弟六人，他的父亲曾感慨自己一家在宗族中话语权旁落，于是要求儿子们发愤读书，以求碌碌功名。努力的结果是一子中进士，一子中举人。于是，家族的声望、地位、品阶都有了明显提高。这或许也成就了烟屿楼藏书的坚实后盾。

烟屿楼建于清道光年间，坐西朝东，由前厅、正楼和两厢组成。烟屿楼最盛时，藏书达到十万卷（也有称二十万卷），大多得自于郑性二老阁，其次得自范莪亭（范氏天一阁后人）、邱学敏（清时收藏家，鄞县人）等故家藏书散出者。《鄞志纪事》里说，咸丰末年（1861），太平军进入宁波，烟屿楼遭乱，藏书尽为人窃掠。有被贼人偷盗的，有被无知者当作引火燃料烧毁的，劫后所剩无几。次年，即同治元年，徐时栋将烟屿楼迁于宁波西门外西城草堂（今宁波西城亭6巷2号）。这里地处城西，很是僻静，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。许多文人学士也常常在此会聚一堂，吟诗论文。徐时栋重新开始整理旧编，访求散佚，得书四五万卷。不料同治二年十一月，西城草堂再度遭火灾焚毁，藏书亦付之一炬，这对徐时栋来说不啻是沉重打击。然而他并未消沉，同治三年六月，他在西城草堂故址重建新宅，继续收聚藏书。这次他将藏书楼与住宅分开而建，书楼设于北面，取名“水北阁”。有人说徐时栋是考虑到以往“烟屿楼”、“西城草堂”命名中有烟和草，均是易燃之物，于书楼不吉，遂期望名带水字能避邪防火。书楼刻意坐南朝北，因北方是北极星位所在，按道家说法北极星是个水星。这样的造楼，从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都满足了防火的需要。果然经几年苦心收聚，藏书计三十六厨，近5万多卷，渐渐恢复旧观。水北阁伴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（水北阁现移建天一阁博物院内）。

**B** 徐时栋对所藏极为用心，常常通宵达旦阅抄校勘，考异订讹。造诣之深，超越前人。可谓柳泉出品，必是善本。除藏书外，他还编定了《新故书目录》二卷，把自己的藏书分为丛书类、经类、史类、子类、集类五大类。他的藏书还有一个特点是，多为当时通俗读物。他在书目卷首自叙：“置书以宜读之书为务，奇僻之书无所宝也。故吾家所有书，大约皆布帛菽粟。”意为我家藏书务必以能读易懂的书为主，并不宝贝稀奇生僻之书，所藏之书大约都是涉及人们关心的物事。大有如晤故人把酒桑麻之闲适。又云：“愿后人不以藏书为务，而以读书为急，此余心也。”表明其为读书而藏书的宗旨。

徐时栋除为藏书作编目外，还善鉴赏。即对写在书籍、字画后面的文字作品评、鉴赏、考订等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购得明刻本《后山诗注》，读后发现书中有朱、墨二批，便跋曰：卷中有两处批点不知为何人所写。但墨批对朱批有反驳之处，可见朱批在墨批之前。疑两批中有一批像惠栋先生（清代学者、藏书家）笔迹，但不能确定。跋后注明为“乙丑年十一月二十九夕，时栋记。”又同治七年（1868）于二老阁郑梁后裔子孙处购得《使粤草》不分卷稿本，即跋曰：此《使粤草》稿本，后半为清本，较之前稿本多了三十六首，大概为后人续写。长洲朱云骥（清时苏州一带学者）评点其清本后，附题词二首。从上述二例可见，徐时栋对藏书是要做一番考订的，这是对书籍在印刷、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时进行的很有必要的校正。正是由于徐时栋乐于进行考察，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藏书爱好者、学术研究者提供了书籍版本真伪的佐证。这也是徐时栋藏书留给后世的价值所在。



烟屿楼对岸的《双燕》图母体袁宅

月湖畔重建的烟屿楼藏书楼

**C** 像是赴一场旷世的约定，徐时栋对仕进做官索然无味，却选择了藏书作为事业，并迎来属于他的开花结果——著作三十余种，传世的有《烟屿楼文集》40卷、《烟屿楼诗集》18卷等。后世评价其文宏深博伟，入韩柳之奥；诗则浩落自熹，变化自如。其考辨幽邃，多前人所未发，显示了他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，终成为饱学硕儒。徐时栋为保存古代典籍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更是令人称道。面对藏书几度散失甚至毁灭，却依然矢志不渝、孜孜以求。徐时栋这样形容自己对藏书的痴迷：“四十年来苟无事故，吾手中未尝一日而释卷也。”（《五十七岁小像自记》）他呕心沥血编纂了《徐氏甲子以来书目稿本》四册，反映自己同治三年以后的收藏情况。从他的身上或也能推及到甬上其他藏书家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藏书家，甬上藏书文化才能有今日夺目的光芒。

同治七年（1868）鄞县修县志，徐时栋参与主持其事，出示所藏图书以供需要。又到本地卢氏抱经楼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。终日旁征博引，参校考据，搜采繁富至数千百种。终因积劳成疾，于同治十二年离世。临终时仍惦记修志一事，竟拉着好友董沛（清时鄞县藏书家）的手，郑重相委，语不及私。歿后不到四十年，烟屿楼遗书尽售予上海书贾，少量流入近代宁波藏家和天一阁。

旧时烟屿楼遭兵燹火余早已倾圮不堪，如今在旧址附近、月湖之畔重建，明清建筑风貌的书楼得以再现。走进庭院，木墙门、石花窗、大石墩似乎都是当年的原物。今天，天一阁博物院也完好保存着众多徐时栋的藏书，书上钤有藏书印章，如“徐时栋印”、“烟屿楼”、“徐氏”、“柳泉”、“西城草堂”、“水北阁”等。面向月湖，碧波荡漾、花团锦簇的烟屿楼，仍在夜夜凭栏临风，日日独对湖光。从漫漫时空中穿越岁月的阻隔，我们仿佛看到这座书楼的主人又生动地浮现在眼前——还是那位月湖书生，素心若雪，人淡如梅。



伏跗室藏书楼内的烟屿楼旧藏